

容宏与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

○张碧君

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872年夏季之末,我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人,在清政府官员、中国留学生事务所监督陈兰彬的率领下,从黄埔港登轮,渡太平洋前往美国留学,揭开了中国留学史上的第一页,首开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先河。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。

谈到“留学生”问题,不能不提起容宏此人,正象舒新城在其所著《近代中国留学史》一书中指

出的:“无容宏,虽不能一定说无留学生,即有,也不会如斯之早,而且派遣的方式,也许是另一个样子,故欲述留学生这渊源,不可不先知容宏。”

容宏,原名光照,族名达萌,号纯甫,1828年11月17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(今中山县)南屏乡一个贫苦农民家里,曾在澳门马礼逊学堂(1839年11月由广州外侨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创办)读书。

1847年1月4日,容宏跟随他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的老师、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勃朗朗先生一家,从黄埔港乘坐“亨特利思号”帆船出海,向西经印度洋,绕好望角,再入大西洋北上,经过三个多月的颠簸,于4月12日抵达美国纽约,从此容宏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。1850年秋,考取了耶鲁大学,1854年自该校毕业,成为中国留美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。

个人,其所有权是否得到保护;提供这些档案进行利用或公布这些档案时,是否征得寄存者的同意;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,其所有者向社会公布时,是否符合国家的保密规定,是否有损于国家、集体或者其他公民的利益,如有违反,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处理,其结果如何。

五、对档案事业其它各项工作的监督

(一)对档案专业教育工作的监督

这方面监督的内容主要有:是否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教育法规;档案专业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,执行情况如何;档案专业教育发展规划、发展方向、培养目标、教育结构和院校、专业的布局是否符合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;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设施是否适应需要;在职干部的培训和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是否符合有关规定。上述监督事项适用于档案系统自己办的学校或培训中心(班),非此,则主要是配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进行监督。

(二)对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监督

这方面监督的内容主要有:是否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发展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的方针政策;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管理的规章制度

是否健全,其执行情况如何;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规划、科研机构的建设与布局、科研队伍的建设是否符合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;科研成果的管理与推广、科技三项费用的管理与使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;档案学会工作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社团管理及国家科学技术协会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章程;等等。

(三)对档案宣传、出版工作的监督

这方面监督的内容主要有:是否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宣传、出版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;档案宣传、出版工作管理的规章制度是否健全,其执行情况如何;档案宣传、出版工作的发展规划是否符合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;档案报刊和出版部门的管理,档案录音、录像制品和书、报、刊的出版、发行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;等等。

(四)对档案外事工作的监督。这方面监督的内容主要有:是否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外事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;档案外事工作规章制度是否健全,其执行情况如何;档案外事纪律执行情况如何;外事交往活动的组织、涉外人员的选配、培训以及其它涉外事宜的处理是否符合有关规定;等等。在上述工作中,有无违法违纪事件发生;发生违法违纪事件后,是如何处理的,其结果如何。□

自登上美国纽约之日起,容闳即抱办教育之雄心,这可从容闳自传中得知。容闳在其自传—《西学东渐记》第三章中写到:“……予之意想得成为事实者,尚有二事:一为予之教育计划,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;一则愿得美好以为室。”第五章中写到:“予当修业期内,中国之腐败情形,时触予怀,迨末年而尤甚。……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,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,规画大略于胸中矣。予意以为,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,则当使后予之人,亦享此同等之利益,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予后来之事业,盖皆以此为标准,专心致志以为之。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,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,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。”

1854年11月13日容闳学成回国。1860年11月赴太平天国辖区访问,与洪仁汗晤面,并向他提出七条著名的改革建议:“一、依正当之军事制度,组织一良好军队;二、设立武备学校,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;三、建设海军学校;四、建设善良政府,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,为各部行政顾问;五、创立银行制度,及厘订度量衡标准;六、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,以耶稣教圣经列为课程之一;七、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”(《西学东渐记》第十章)这七条均是建设现代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的方针大计,是容闳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结晶,呈于国于民有利的好建议,但在当时的农民政权,不可能对之采纳实施。1863年8月容闳应曾国藩之邀赴安庆,被委任出洋委员,授给五品军功衔,成为清政府官员。1864年初,曾国藩委派容闳赴美国,为江南制造局购办机器,1865年春,所购办之机器,由轮船装运,自纽约而

东,绕好望角直趋上海,1867年曾国藩来沪视察江南制造局,对之有非常兴趣。《西学东渐记》第十五章中写到:“……予知其于机器为创见,因导其历史观由美购回各物,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,明示以应用之方法。文正见之大乐。予遂乘此机会,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,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,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,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构及外国工程师。文正报赞许,不久遂得实行。”可见,容闳不仅注意引进西方先进设备,还考虑到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。这所兵工学校被批准成立后,容闳大受鼓舞。他在《西学东渐记》第十六章中写到:“予自得请于曾文正,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,向所怀教育计划,可谓小试其锋。既略着成效,前者视为奢愿难偿者,遂跃跃欲试。……当丁(日昌)升任江苏巡抚,予即谒之于苏州公署,语以所谓教育计划。丁大赞许,且甚注意此事,命予速具详细说帖,彼当上之文相国,请其代奏。……予闻丁言,惊喜交集,……撰为条阵四则,寄呈丁抚,由丁抚转寄北京。略谓:

——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。公司须为纯捧之华股,不许外人为股东。即公司中经理、职员、亦概用中国人。……

二、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洋留学,以为国家储蓄人材。派遣之法,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名额以试行之。此百二十人中,又分四批,按年递派,每年派送三十人。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。学生年龄,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。视第一、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着有成效,则以后即永定为例,每年派出此数。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尹同往,庶幼年学生在美,仍可兼习汉文。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,当另设留

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。此项留学经费,可于上海关税项下,提拨款数成以充之。

三、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……

四、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,以防外力之侵入。……

此条阵亡第一、三、四,特假以为陪衬;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,自在第二条。予友谓予,官厅批合公事,例有准驳。吾与以可驳者,而欲得者乃批准矣。且目的所在,列之第二,乃不显有偏重之意也。”由上可见,容闳为留学事,真是用心良苦啊!可惜,事不凑巧,因军机大臣文祥去世,条陈未奏报上去,被搁置起来。容闳并不因此气馁,仍时时寻找机会。1870年,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,清政府派曾国藩,丁日昌等四大臣去天津处理此事。容闳趁此机会再次把选派留学生出洋学习之计划向丁日昌提出。《西学东渐记》第十七章中记载:“钦派四大臣中,曾文正实为领袖。当诸人未散时,予乃乘机进言于丁抚,请其向曾督重提教育事,并商诸其他二人。予知丁于三年前已向曾督及此,故曾当已略知此中梗概,丁又素表同情于市,得此二公力助,余二人当无不赞成矣。一夕,丁抚归甚晚,予已寝。丁就予室,呼予起,谓此事已得曾公同意,将四人联衔入奏,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阵而实行之。予闻此消息,乃喜而不寐,竟夜开眼如夜鹰,觉此身飘飘如凌云步虚,忘其为偃卧床第间。两日后,奏折拜发,文正领衔,余三人皆署名,由驿站加紧快骑,飞递入京。”文中所提奏折即是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(1871年9月3日)由大学士、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上奏的著名的《●选子弟出洋学艺折》。附章程如下:

拟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酌议章程

一、商知美国公使，照会大伯尔士顿，将中国派员，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缘由，与之言明，其束修膏火一切均中国自备。并请俟学识明通，量材拨入军政，船政两院肄日。至赴学院规条，悉照美国向章办理。

一、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出洋等事，拟派大小委员三员，由通商大臣札飭在于上海、宁波、福建、广东等处，挑选聪慧幼童，年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，曾经读中国书数年，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，即会同地方官取县亲属甘结，并开明年貌、籍贯存案，携至上海公局考试。如姿性聪颖，并销通中国文理者，即在公局暂住，听候齐集出洋；否则即撤退，以节糜费。

一、选送幼童，每年以三十名为率，四年计一百二十名，驻洋肄业。十五年后，每年回华三十名，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，听候派用，分别奏赏顶戴、官阶、差事。此系官生，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，及私自先回，遽谋别业。

一、赴洋幼童学习一年，如气性顽劣，或不服水土，将来难望成就，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。如访有旧金山地方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，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，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，以收得人之效，临时斟酌办理。

一、赴洋学习幼童，入学之初，所习何书，所肄何业，应由驻洋委员到册登记，四月考验一次，年终注明等节，详载细册，费送上海道转报。

一、驻洋派正副委员二员，每员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；翻译一员，每月薪水银二百五十两；教习二员，每员每月薪水银一百六十两。

一、每年驻洋公费银共约六百两，以备医药、信资、文册、纸笔各项杂用。

一、正副委员、翻译、教习来四川费，每员银七百五十两。

一、幼童来四川费及衣物等件，每名银七百九十两。

一、幼童驻洋束修、膏火、房租、衣服、食用等项，每名每年计银四百两。

一、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使费开单知照上海道转报。倘正款有余，仍点滴归公，若正款实有不足之处，由委员随时知照上海道禀请补给。

一、每年驻洋薪水、膏火等费约计库平银六万两，以二十年计之，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。

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（1872年2月27日）曾国藩等再次上奏《奏选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》（并附清单），致使此项计划终得批准。容闳在《西学东渐记》第十七章中记载：“一八七。年冬，曾文正办天津教案事毕，回任两江。抵南京后，奉到前所上封奏批，着照所请。曾督即驰书召予，商此事之进行。至此市之教育计划，方成为确凿之事实，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，特开新纪元矣。既抵南京，所商定者凡四事：日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；日设立预备学校；日筹定此项留学经费；日酌定出洋留学年限。有种种应办事宜，势不能无办事机关，于是乃有事务所之组织，……”于是在上海成立《幼童出洋肄业局》，在美国设立《中国留学生事务所》，任命陈立彬和容闳为正副监督。“既稍有头绪，乃议派送之学额并招考章程。旋决定学生人数，照予前次所拟，暂定为百二十人；分四批，每批三十人，按年分送出洋。学生年龄，定为十二岁以上，十五岁以下，须身家清白，有殷实保证，体质经医士检验；方为合格。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；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，则并须试验其英

文。应考及格后，当先入预备学校，肄习中西文字，至少一年，方可派赴美国留学。当未出洋之先，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，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（自抵美入学之日起，至学成止）；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，政府皆不负责。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，皆由政府出资供给。每批学生放洋时，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，此规定学额及招考章程之大略也。”（《西学东渐记》第十七章）容闳不辞辛苦，亲自选拔学生，他所招第一批三十名幼童均为贫民子弟，先在上海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补习英语，作一些出国前的准备，而容闳先到美国去，为这批学生安排读书、食宿诸事。经过精心的策划和准备，终于1872年夏季之末，第一批学生三十人，渡太平洋而赴美国。容闳多年的宿愿终成现实。

从1872—1875四年间，共派出120名幼童，分四批，每批30人，至1875年选派告一段落。

容闳苦心孤诣地执行这项留学生教育计划，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一生中“最大的事业”，然而，这项教育计划与传统的封建教育完全不同，必然遭到封建势力的阻挠和干扰。1881年，有浓厚封建意识的留美学生事务所监督陈至彬及他的下任吴子登，极力破坏这项计划，不止一次地向清政府提议遣返留学生，结束留美学生事务所。恭亲王奕訢即以陈三彬奏称“外洋风俗，流弊多端，各学生腹少儒书，德性未坚，尚未究彼技能，先已沾其恶习，即使竭力整顿，亦觉防范难周，亟应将该局裁撤”等语为由，于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（1881年6月8日）上报“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”，称“……相应飭下南北洋大臣，趁各局用人之际，将出洋学生一律调

春游陈桥驿

○谢剑波

出汴京往东,过开封黄河大桥,入封丘境,沿黄河北岸大堤西行约十几华里,在大堤外有一村庄,它就是陈桥驿。1991年春季,我在封丘县搞社教,有幸到此一游。

陈桥驿,在五代时期是后周的驿站。因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此发生兵变而青史留名。我到陈桥后,问了几个人,才找到“兵变遗址”。大门是新建的。门前有一块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”碑。我来大院内,看到的现存文物有单檐九脊大殿一座,四块石碑。碑上则有文人骚客游陈桥驿时作的诗词,其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和艺术价值。大殿是三开门,面阔三间,带有环形走廊。大殿东西两侧各有4根木柱,南侧有6根木柱,木柱下面有石敦作基,以支撑环形走廊往外突出的好部分建筑物。大殿历代都有修缮,现存的大殿为清代建筑。

在大殿的东南角,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棵系马

槐了。“系马槐”,传说是赵匡胤当年在此拴马的一棵古槐。树前有“系马槐”碑一块,“系马槐”三字为吴门张枕孙所书,字体苍劲有力,其侧还有“宋太祖黄袍加身处”碑。“系马槐”,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拴马槐。它历经了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,虽说树已死,但枯藤在,几经兵燹而不毁,能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。它和黄陵的“轩辕柏”,太原晋祠的“周柏”,泰山的“六朝松”,昆明黑龙潭的“唐梅”,登封少林寺的“大将军、二将军”一样,既是华夏悠久历史的见证,又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。

从现存的枯树看,其主干粗大,三四方可合抱;其枝杈粗壮,直刺苍穹。想当年,它一定是绿叶浓郁,青翠欲滴,宽大的树冠横压头顶,遮天蔽日,给大殿带来一片绿荫,平添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。站在枯树下,我却感到它的全身充满着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,春心似在树魂中荡漾,好像在向游人诉着公元960年的那段秘史。

据史书记载,公元959年,后周世宗柴荣死后,他儿子柴守训继位,年仅7岁,由其母符太后掌握政权。这时,全国的军权掌握在殿前都检点(皇帝禁军最高长

回。”经慈禧太后批准,下令将留美学生事务所撤消,留美学生一律调回国内。

从1872年开始至1881年,已九年时间,离预定要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期限十五年尚善六年,留学计划夭折。

1881年,除中途辍学或患病去世者26名外,其余尚在中学读书的32名,大学读书的60名及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詹天佑和欧阳庚2名共计94名,全都被遣送回国。在全体返国幼童中,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,许多人颇有成就,成为我国各方面的人才。他们当中任国务总理1

人,外交部长2人,公使2人,铁路局长3人,铁路官员5人,铁路专家6人,外交官12人,矿冶专家9人,海军元帅2人,海军军官14人,其他还有为海关官员,医生、律师、教师等等。其中著名的唐绍仪,曾促成南北议和;梁诚在驻美公使任内交涉庚款退回;詹天佑修成京张等铁路,为世界闻名的铁路工程师;吴仰对开发开平煤矿贡献巨大;唐国安为首任清华学校校长等等。更为重要的一点是,这批留美学生回国后,传播了新思想,介绍了西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,教育等各方面新的内容,开创了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。

自此后一百我年来,我国有近200万海外赤子,或学成回国报效祖国,或定居美国,进入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层或为高级人员,为炎黄子孙增添光彩。

尽管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遭到摧残而夭折,但容闳仍不愧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创始者。正如曾国藩等于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(1872年2月27日)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所写:“挑选幼童出洋肄业,固属中华创始之举,抑亦古来未有之事!”□

(作者单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)